



深切哀悼王崧興教授

11月初王崧興教授在台北突感不適入院，但隨而陷入昏迷，並旋因多種併發症於11月15日不治去世，享年六十歲。噩耗傳來，本刊同仁和中大友人同感震驚，謹在此敬致深切哀思和悼念。

王教授1935年出生於台灣，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畢業，其後更負笈英倫與日本，獲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。曾先後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、香港中文大學、日本中部大學等多所高等教研機構的職位，為學專治漢人家族史、閩南及台灣社會史，以及中日社會結構比較等題目。

崧興教授作風篤實，謙厚木訥。自本刊創辦之初他即出任編輯委員，平時雖聯繫不多，但亦不時命筆，給予我們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。最近一年他剛剛轉任千葉大學教職，學問上亦屆大有為之期，孰料天不假年，遽爾凋逝，令人長為歎息。

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由於篇幅所限，上期停了「隨筆·觀察」和本欄，今期本欄仍只佔較少版面。儘管如此，我們依然衷心期待各地讀者及時寫來三言兩語談讀刊感想和短評。你的一己之見，是對作者和編者的重要支持。

——編者

文革中打人的三階段

讀了王友琴關於文革初期北京部分學校學生打老師的報告，深感她的確做了一件我們早就應做而未做的工作。多年來，我一直想，我們有責任像猶太人調查、記錄「大屠殺」那樣調查、記錄「文革」死難者、受迫害者的狀況。大略說來，「文革」大規模「死人」可分為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王友琴文章所述的階段，從1967年6月到同年11月，為紅衛兵打老師、反動權威和牛鬼蛇神。第二階段從1967年初「奪權」到1968年夏秋，特點是兩派大規模武鬥，從大刀長矛發展到機槍大炮，死者多為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。每一派都認為自己是在「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、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」，而對方則是「反動路線」的代表。當時，每派都在自己的小

報上討論「在文革中犧牲值不值得」，最後的結論都是「為了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，文革中犧牲也是烈士」。因此，對對方的武鬥人員也格外殘忍，絲毫不講人道主義的「優待俘虜」，甚至有些小學生因模仿當年「兒童團」，組成「六一戰」、「少年鐵軍」一類的組織參加成人的爭鬥，結果也被打死。第三階段從1968年秋「革委會」普遍建立到1971年夏。開始是「清理階級隊伍」，其中又貫穿「一打三反」。為了「把無產階專政落實到每個工廠、農村、機關、學校」，所有的單位都成立了「專政組」，文革初期的「牛鬼蛇神」、「黑幫」和「走資派」及大量「揭、批、查」出來的「階級異己份子」重又被關入牛棚，「專政組」無所不用其極地逼、供、信，被打死和自殺者無數（真應作一調查）。

文革中打人的一個共同特點是，打人者都有一種「使命感」，認為對敵人就要「毫不留情」，因此手段格外殘暴。現在有人明知如此，但為了自己遠在異國他鄉的「學術飯碗」而對這些故意視而不見，他們更鼓吹「文革」和「霸權」，不知於心何忍？

讀者 北京

95.11.13

更重要的是對歷史的理解

不經意間，雜誌創刊竟然有五周年了。如果說雜誌近兩年來有甚麼變化的話，我覺得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這一欄目的增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。儘管有「海外發球，國內接球」的說法，但從總體來看，我覺得是撐起了整個雜誌的重心，對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潮作出了敏銳的反應，這是一本思想類雜誌最緊要的工作。學術可以不理會現實，但思想必須參與現實，否則就是無生命的。

相形之下，我個人以為，作為過去名牌欄目的「百年中國」，似乎近兩年來發的文章無論是選題或是質量都弱了一些。比如，近兩期關於文革的論文，雖然從編年史的角度說，所有的文章都是不錯的，而且都用了很大的功夫。但是，作為文革的過來人和反思者，看了以後總是感到似乎少了一點深度、少了一點作者對這場運動的獨特的理解，而這「一點」也許是最重要的。研究歷史不僅是對歷史的真實復

原，更重要的是對歷史的理解，那種富有原創性的理解和闡釋。正是這些理解，將歷史與現實溝通起來，使已經死亡的歷史成為與今天活生生的對話。

許紀霖 上海
95.11.1

應大力提倡鄉土研究

我對6月號汪丁丁的文章以及張小軍的〈儒學何在？〉特別注意。我有兩個很強烈的感覺，一是大凡有人文背景的、認真的鄉土研究者，應該都會有張小軍式的感觸，在各種鮮活的實證材料面前，不抱成見的研究者是很難再相信許多從前似乎是定論（即便現在仍有名家言之鑿鑿）的神話，〈儒學何在？〉只是其中一例耳。由此說，鄉土研究確乎應該大力倡導。如果既遠離實證，又缺乏感悟，把中國農民當然地視為某種價值規範的承當者，那就會低估了農民作為生活者的生存計巧，不清楚在很多地方

其實不是「文化」在支配農民而是農民在使用「文化」。因而一廂情願拘泥於「文化機制」，而偏偏忘卻了頂起作用的「利益機制」。

毛丹 杭州
95.10.20

我們的錯誤和道歉……

第31期彩頁116之上、下圖獲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(AAAS) 批准自*Science*雜誌轉載，按該會要求圖片資料當詳列如下：

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*Science* 269, 499–507 (28 July 1995). Copyright 1995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.

謹此更正，並向AAAS及讀者致歉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輯室

圖片來源

封面、封二 電腦製圖：林立偉；文字：金觀濤。

頁26、27 劉小軍攝。

頁32 《圖說近代中國》(北京：光明日報出版社，1991)，頁249。

頁42、54、59、66、84上右、119、155、158 資料室圖片。

頁69 *China: from the Long March to Tiananmen Square* (New York: Henry Holt and Company, Inc., 1990), p. 288.

頁81上、86、封底 [清]周鯤、張為邦、姚文翰、丁觀鵬：《漢宮春曉圖》(局部)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
頁81下 Laurence G. Liu: *Chinese Architecture* (London: Academy Editions, 1989), p. 212.

頁82上 [清]金昆、郎世寧等：《親蠶圖》(局部)。

頁82下、83下 《宋代皇都》(台北：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3)，頁43：119。

頁83上、中 《光緒大婚圖》(局部)。

頁84上左 [清]焦秉貞：《山水樓閣圖》(局部)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
頁84中、下 [清]徐揚：《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》(局部)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
頁91–93、95–98、100 李琳山提供。

頁101 *Science* 269, 1825 (29 September 1995).

頁102 *Nature* 378, 277–78 (16 November 1995).

頁103 劉溢作品。

頁106、110、113 *NAM: The Vietnam Experience 1965–75* (London: Hamlyn Publishing Group Ltd., 1988), pp. 255; 492; 370.

頁134 張緯文攝。

頁140 宋永紅：《真實的幻覺》(1992)。

封三 乾隆《南巡圖》，卷六(局部)，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。